

浪漫多情穴工遺恨 台灣歌謠作曲家吳成家

緊緊擁妳在懷中，仔細地把妳看個夠，

再將妳纖弱的雙手緊握，因為過了今夜，

明天就要各分東西，此時此刻，

只希望長夜永遠漫漫，黎明不要來。



吳成家一生浪漫多情，他用旋律記錄苦澀的初戀，寫下〈港邊惜別〉。

吳

成家一生浪漫多情，他用旋律記錄苦澀的初戀；因滿懷對音樂的喜愛與熱忱，他著手重組已解散的交響樂團；晚年他把心思放在發明上，還申請到專利。豐富多彩的人生，就像他所譜寫的旋律一樣，高潮迭起，讓人盪氣迴腸。

吳成家，一九一六年出生於台北橋頭，早年，來台經營盜土生意的祖先，因商機搶得快，成為台北橋頭的望族，吳成家的父親吳木因家中富裕，開來養蘭花、養賽鴿而有「粉鳥木」的稱號，對樂器演奏也頗精通，吳成家從小受父親薰陶，對音樂也情有獨鍾。

吳成家是家中獨子，幼年因病病毒感染罹患小兒麻痺，太平國小畢業，在完成高等科學業後，父母將他送到日本就讀於日本大學文學部，事師作曲家古賀政男，日本大學畢業後留在日本發展，亦曾加入日本古倫美亞唱片當專屬歌手，取藝名為「八十島薰」，同時也展開創作生涯，並在東瀛的歌謠界闖出一片天。一九三五年，吳成家結束一段不被祝福的異國戀情從日本返台，進入台灣古倫美亞唱片當臨時歌手。

心茫茫 展現鄉土曲韻

日據時代，一向獨大的古倫美亞唱片會社，相當願意花錢栽培歌手，一般人哼唱唱，大概沒什麼問題，但若要正式進錄音室灌錄唱片，還是需要老師指導與練習，古倫美亞唱片的日籍老板柏野正次郎，為了讓臨時歌手也能安心學習，月薪照發，練習一段時間後，如果是可造之材，就簽為臨時歌手，灌錄唱片。一九三六年，古倫美亞唱片新進一位歌手「真真」，本名李如華，第二女高畢業，在當時要相當優秀才能讀第二女高。吳成家很喜



戰後初期吳成家的官銜是「保安司令部少佐」，保安司令部就是警備司令部的舊稱。

歡「真真」，只可惜郎有情妹無意，後來，「真真」嫁給一位醫生，吳成家也依媒妁之言娶妻生子，這段戀情也悄然漸漸被淡忘。

據台灣第一代女歌

星愛愛女士憶述：「吳成家歌唱得還真不

錯！」他進古倫美亞灌的第一首歌是由李臨秋作詞，王雲峰作曲的〈無愁君子〉，仍然延用「八十島薰」

為藝名，以高音見長，除古倫美亞外，他還曾為「帝蕃」和「勝利」兩家唱片公司灌錄過唱片，在「勝利」唱片結識陳達儒，吳成家也從歌手轉而開始作曲，而且成績斐然，從一九三八年起陸續發表的作

品有：〈心茫茫〉、〈阮不知啦〉、〈港邊惜別〉、〈甚麼號作愛〉……這些旋律在半世紀後的今天，仍一再被傳唱著。

吳成家譜的曲，最大的特色就是「啊」的音用得非常傳神，而且很能表達出台灣鄉土歌謠的韻味，這首發表於一九三八年〈心茫

茫〉，由陳達儒作詞：

「半隕月照啊玻璃窗，
窗外黑影啊像彼人，
搖來搖去啊相戲弄，
害阮搭赫啊心茫茫。」

每一句歌詞中都加了「啊」的音，將深閨女子等待情郎到來，或怨婦等待丈夫倦鳥返巢，熱切殷盼的心思，即連窗外月影，也擾得人心神不寧，內心一片茫然。這首歌在曲調上有其獨特之處，就是在許多小節之前，留下一個八分休止符再起唱，使整首歌的旋律有抑揚頓挫之美。又如這首由陳達儒作詞的〈阮不知啦〉，「啊」的技巧，在這首歌裡充份展現無遺：

「彼時約束啊雙入無失信，
近來言語啊絮來無信憑，
冷淡態度親像無要無緊，
你敢是 你敢是找到新愛人，
啊……
阮不知啦 阮不知啦，
總無放舊去找新。」

從情人日漸冷淡的態度，揣想情人是否已移情別戀，內心徬徨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歌曲中的「啊……

阮不知啦，」翻成口語應該是「哎呀，人家不管啦。」沒有惡言相向，略帶責備又充滿撒嬌的語氣，想必讓想腳踏兩條船的情人，難以開口提出分手吧。

戀愛夢 硬生生被拆散

問世間情為何物？直叫人生死相許。曾經深愛過，卻被迫分手，相愛不能相守，對每一位熱戀中的男女來說，都宛如世界末日般地錐心泣血吧。

吳成家於一九三八年發表這首〈港邊惜別〉，記述的就是發生在自身身上的愛情故事，據吳成家的兒子吳國城表示，這首歌是吳成家為一位有緣無份的日本女醫師所寫。

吳成家從日本大學文學部畢業後留在日本發展歌唱事業時，有一次胃出血住進醫院，年輕溫柔的女醫師對他特別照顧，兩人進而產生情愫，情竇初開的吳成家有娶女醫師為妻，女醫師也有意和他共度白首，兩人情投意合還生下一個兒子，但是這段異國戀情卻遭到雙方父母強烈反對，兩人被迫分離，這



<港邊惜別>是吳成家為這位日籍女醫師所寫。在現實生活裡，一直到六十二歲那一年，吳成家到日本，在闊別四十幾年後，才再度見到這位守身未嫁的女醫師。



段苦戀讓吳成家傷心欲絕，這首〈港邊惜別〉就是在與女醫師分手後所寫。

一九三五年吳成家回到台灣，在與作詞家陳達儒熟識後，將自己的這段苦戀說給陳達儒聽，並將寫好的曲交由陳達儒填詞，〈港邊惜別〉的發表，彷彿重現當年，這對為情所苦的熱戀男女，因父母反對，被迫分離的情景：

「戀愛夢 被人來拆破，
送君離別啊 港風對面寒，
真情真愛 父母無開化，
母知少年啊 熱情的心肝。」

兩人曾走過的每一寸土地，都留有他們指天為誓，以地為憑，誓

言相守的承諾，這樣一段純真無猜的初戀，卻因雙方父母偏執的想法硬生生被拆散，全然無視年輕人的熱情。

「自由夢 被人來所害，
快樂未透啊 隨時變悲哀，
港邊惜別 天星像目屎，
傷心今頃啊 要來分東西。」

吟出讓人聞之斷腸的詩句。這段感情並未因吳成家的回台而告結束，吳成家回台多年後，無意中得知女醫師一直未婚，獨自撫養著他們的孩子，得知消息後，吳成家柔腸寸斷，就將這段情節寫成劇本「港邊惜別」，故事中敘述一對戀人未婚生子卻被迫分手，多年後男孩事業有成，有一次到電影街讓人擦皮鞋，幫他擦鞋的男童讓他覺得面熟，在一連串的調查詢問下，得知男孩竟是自己失散多年的親骨肉。據吳成家的女兒說，當時父親在寫劇本時，邊寫邊哭。

「春春夢 被人來打醒，
美滿春色啊 變成黑陰天，
港邊海鳥 不知阮分離，
警聲句句啊 吟出斷腸詩。」

在現實生活裡，女醫師的倩影，始終讓他魂縈夢繫，一直到六十二歲那一年，吳成家到日本，在闊別四十幾年後，才再度見到這位守身未嫁的女醫師，也見到自己的親骨肉。在日本銀座座的街道上，兩人四十幾年前約會的咖啡廳仍然繼續在營業，裡面的佈置和座位都和四十幾年前一樣，滿臉風霜，滿懷對昔日戀人的思念與愧疚的吳成家，坐在兩人以前固定坐的位置，點一杯咖啡，再一次回想年少時這一段刻骨銘心的初戀。這也是他最



吳成家夫婦與年幼的子女合影，吳成家臉上充滿為父父的喜悅。

後一次的日本行，三年後他就病逝，而〈港邊惜別〉也成了吳成家一生中最高美的旋律。

除這幾首較為人熟知的歌曲外，吳成家還寫過〈你著想看見〉、〈你的就是我的〉、〈海邊月〉、〈相思鳥〉、〈春風戀風〉、〈未婚夢〉、〈果子歌〉、〈心事我了解〉……，他的歌曲創作巔峰期正值二次大戰期間，作品雖然不多，但相當具有代表性。

組樂團 台灣省交前身

日據時期，日本總督府組有

「皇民奉公會」，就是現在的軍中康樂隊，「皇民奉公會」設有一個交響樂團，由吳成家擔任指揮。戰後，日本人撤走，交響樂團群龍無首，團員也因政權轉移領不到薪水而做鳥獸散。這些失業的交響樂團團員，為了養家活口，有些轉入「西梭米樂隊」為喪家擔任吹鼓手，藉以維持家計，一部份轉入酒家、舞廳，擔任「樂師」，也有團員乾脆放下樂器，揹起相機，在旅遊景點幫人拍照，賺取生活費。沒有人再從事正規的樂團工作。

這些現象看在惜才的吳成家眼裡，相當不捨，他認為，長久下去，這些音樂工作者會因沒有好好練習而退步，水準也無法提昇，滿懷對音樂的喜愛與熱忱，他開始著手重組這個交響樂團。

一九四五年底，吳成家透過原交響樂團的幾名團員，找回部份優秀樂手，正式成立由民間組成的交響樂團，樂團名稱為「興亞管弦樂團」，由他獨資負擔所有團員的薪水。這個交響樂團屬於民間團體的「台灣音樂公會」，雖是公會，

但只有樂團，沒有會員，經費十分拮据。「台灣音樂公會」設址在北延平北路台灣茶商公會五樓，交響樂團也在這裡練習。

一九四六年初，樂團第一次在「大光明戲院」舉行成立發表會，接著又在中山堂舉行公開演奏會，引起相當大的迴響，頗受好評。當時的台北市市長吳三連也深受感動，就出面表示願由政府補助經費，讓這個樂團歸屬於台北市政府，樂團名稱也因此改為「台北市交響樂團」。

同年秋天，吳三連卸任，福建音專校長蔡繼琨返台，發現台北居然有這個演奏水準不錯的交響樂團，就由黃朝琴出面和吳成家洽談，將樂團歸屬到警備司令部，作為軍中交響樂團，由蔡繼琨擔任團長。這個樂團後來改隸於省政府，成為「台灣省交響樂團」。團史上記載著首任團長是蔡繼琨，但若追溯樂團組成的源頭應該是吳成家才對。吳成家生前曾表示：「只要樂團長久存在，且常有表現，就已達成當年組樂團的初衷，其餘的虛名



吳成家與家人合影。右起吳成家的太太、吳成家、吳成家的母親、吳成家的二女兒、吳成家的兒子吳國城。



倒也無關緊要了。」

樂團歸屬到警備司令部後，吳成家由台前指揮退居幕後工作，警備司令部授予他中校的官階，戰後初期吳成家的官銜是「保安司令部少佐」，保安司令部就是警備司令部的舊稱。約在一九五〇年左右，吳成家離開樂團。據吳成家的外甥彭良光先生表示，吳成家在警備司令部時，有一位未遣返的日籍少女，因有人把槍送給她當紀念，在不知私藏槍械是違法行為下，被抓到警備司令部，由於語言不通，吳成家充當翻譯，解釋清楚後，女孩被釋回，兩人互有好感進而一起生活並育有四名子女，吳成家的元配也生了四個子女。外傳他娶日本太太，其實並不正確。

礦坑被坑 改經營西餐廳

離開樂團後，吳成家研製過唱片，也開過小型船運公司，運送糖、米等物資到日本賣，有一次在上海上遇到海盜，所有財產被掠奪殆盡，好不容易死裡逃生回到台灣，生活也因這起無妄之災而陷入困境。

因為曾有警備司令部中校的官階，人際關係相當不錯的吳成家，在一九六〇年左右，曾經申請到採礦權。當上「大華煤礦」的「礦主」後，吳成家也雇來礦工開採煤礦，礦工看他外行又好說話，每次一看到礦脈就移位，謊稱採不到煤礦，在不敷虧損下吳成家只好以二十萬的價格把礦坑賣掉。一九六三年在現在的西寧南路，以前的國際戲院正對面有一棟大樓，樓上是馬來亞餐廳和新加坡舞廳，吳成家就在這棟大樓的地下室，開了一家「金馬車西餐廳」，以經營高級西餐廳自許，卻因不諳經營，五年後就結束營業。

做「礦主」或當「西餐廳」老闆，似乎都未曾為吳成家帶來財富，一九六五年左右，吳成家開始把生活重心放在「發明」上，他所發明的「立體電視」和「自動化馬桶蓋」在一九七五年時還申請到專利，其中，「立體電視」原已和日本SONY電視洽談合作事宜，只是計劃還沒談妥，吳成家就過世了。

一九五三年次的吳國城，在他的印象中，父親從未罵過小孩，也

不會和母親吵過架，脾氣相當好。吳成家於一九七七年和陳達儒再度合作寫出〈海邊月〉，他生前最後一首作品是完成於一九七八年的「蝴蝶公主」，是吳成家寫給三歲的孫女吳佳倫當作生日禮物。讓吳國城印象深刻的是，他的大姐曾參加正聲廣播電台的舞蹈比賽，得到第一名，但是父親不讓她去領獎，因為他知道演藝圈的複雜，不願意子女朝演藝圈發展。

一九八一年夏天，吳成家原只是十二指腸潰瘍住院，卻因醫生的疏失，腹內傷口發炎化膿，最後發現不對勁趕緊轉院時，已迴天乏術，同年七月七日病逝，享年六十五歲。

吳成家一生浪漫多情，他用旋律記錄苦澀的初戀，〈港邊惜別〉的歌聲，六十多年來，安慰過無數情場失意的紅塵男女，或許就像羅大佑曾寫過的歌詞「愛情這東西我明白，但永遠是什麼？」畢竟人生難測，下一個轉彎會是什麼境遇，誰也無法掌握，但是吳成家透過旋律似乎在告訴我們：懂得珍惜，就是永遠。